

赫夫帕夫交誼廳內，穿著相同色澤制服的學生們聚集在此。暖色系的燈光與空氣中飄散的甜甜點心氣味，讓人不由得放鬆了下來，連嬉笑聲似乎都遙遠了起來。直到一聲頗大的碰撞聲響起，吸引了不少目光過去，一個高年級的男生揉著額喊疼，怕是看書看到後來不小心睡著往桌面撞去。

這是一個讓人打從心裡感到舒適溫暖的環境。

亞歐娜不自覺地彎起嘴角，在交誼廳的一角看了幾秒，又拿著手裡的擠花袋繼續在桌上那些圓形的餅乾上繪圖，旁邊還攤著古文研究課的課本，照著課本上頭的圖樣，她控制力道地擠出一點一點黑色的巧克力，在上頭寫上彷彿M的文字。但文字的寫法不太一樣，象徵的意義也不相同。記得艾菰卡教授是這樣說的，這是兩個人面對面的牽起了手。

「Ehwaz.....」在文字下頭又寫了個小小的單字，但擠花袋不好控制，她寫的有些扭曲。看著成品微微地蹙著眉，因為字不好看讓餅乾的外觀顯得不那麼好看。在另一塊餅乾上畫上「\(`Д`)/」的圖示後，她決定單字的意思等表面的巧克力乾後，再想其他方法烙在後頭。

多畫了幾個Ehwaz，亞歐娜重新看著課本，上頭是一個歪斜的Z字——Eihwaz。

.....多了個i呢。

錫爾盯著那盤圓形餅乾已經有段時間了。

起初是看見長髮少女捧著黃褐色的餅乾放到離他有段距離的木桌上，似乎是因為交誼廳的空間較大的緣故，也沒有多少人會注意那抹稀鬆平常的身影，但在少女取出擠花袋時，他的目光又從手上捧著的古代文字進階翻譯飄到對方的動作上。

他認得那個東西，有時候偷偷沿著走廊溜進廚房，能看見家庭小精靈拿著它，看起來像剪了一角又拼上金屬片的塑膠袋，他們小心翼翼的踩在凳子上替晚餐的甜點做裝飾，打發的奶油看起來像冬日堆在道路兩旁的積雪，似乎也能嚐到冬陽微涼的溫度。

但少女拿著的卻是黑色的，是濃郁的巧克力、或是酸甜的藍莓醬？錫爾暗自猜測，雙手已經將厚皮書闔上，他從柔軟的沙發上站起身來。

而少女似乎因為專注在甜點上而沒察覺到他無聲的步伐，錫爾眨了下眼睛，看著盤子上的圖案不自覺的笑了出來，笑聲敲響少女的鼓膜。

「這看起來好像古文學的文字！」但其中有個符號看不懂，「\(`Д`)/」？或許是教授有說過，但在他恍神時逃離記憶的網子？

對上少女訝異的目光，錫爾才發現自己的出現有多唐突，他用手指刮刮臉頰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，「啊.....午安，黑沼。」

「.....午安，修斯特。」點著頭回應，亞歐娜將畫好的Ehwaz遞了一片過去：「不是好像，的確是。」眼神斜落在還攤開著的課本上：「不過這個不是。」她拿著擠花袋在「\(`Д`)/」的兩端多加了幾點後，變成了「*~\(`Д`)/*」的符號。

「這是顏文字，用符號拼湊出臉譜。很像在生氣要丟東西的樣子不是嗎？」俏皮地眨著眼，她很喜歡做這些小點心，雖然不保證外表，但口味上應該還過得去。反正送不出去，她自己備著當點心也不錯：「在日本，有不少人很喜歡在字句後面加這些。」

她輕聲說著，手裡也沒停下動作。在餅乾表面畫上一個菱形，落在圓形偏上的位置。

「恩、同夥、夥伴關係的Ehwaz，防衛、防禦結構的Eihwaz，自然、豐收的Ingwaz。」她將三個圓轉正面向對方：「不介意的話，要不要坐下來一邊吃餅乾一邊複習？紅茶也是有的。」帶著白手套的手將已裝飾完成的餅乾放進乾淨的圓盒裡。

丟東西的樣子.....錫爾把星狀的符號納入腦中的圖像，微微瞇起眼，指尖在空中沿著巧克力的線條邊緣勾勒，「唔，所以中間的括弧是臉？然後旁邊像舉起的手，再來是星星符號.....很有趣呢，日本。」

他又笑了出來，對日本印象最深的大概是碎紙機鬧鐘了，雖然那是很久以前的東西，但每天早上都讓鈔票陷入變成碎片的危機，還有可能背上毀損國幣的罪名，光是想像就很可怕。

將進階翻譯抱在胸前，錫爾先訝異與對方正看著同一個科目的機率，視線從課本移到眼前的圓餅上，再被亞歐娜的話吸引注意力，對於少女的邀約十分樂意。

「我的榮幸。」他露出溫和的笑容，琥珀金的眼瞳透出期待。

雖然他不是很喜歡「複習」這個單字——總覺得很麻煩——但對於餅乾和紅茶這種完美的下午茶組合倒是非常喜愛。

彎唇一笑，待對方坐下後，亞歐娜將茶包放在空杯裡並注入熱水，熱壺是讓家庭小精靈幫忙過的，溫度始終保持在一定，見杯裡的茶色開始暈開後，才將茶杯和糖罐子都放到少年面前：「請用。」

雖然她手裡做的不是和菓子，泡著茶也不是刷過的抹茶，依然是盡力完善了『一期一會』的精神。

重新拿起擠花袋，又多做了幾個菱形出來後，她開始在餅乾上寫著一個直豎、一個爪子：「這兩個、說說拼法和意思吧！」露出小惡作劇的笑容：「課本不能看喔。」

道謝後，錫爾從精緻的糖罐中用鑷子夾起一顆方糖，白色結晶咚地一聲沉入氤氳的水面，消融在芳甘的紅中。

正要翻開翻譯的手刹住了，苦笑從錫爾的嘴角蔓延開來。

這是……臨時抽考？他完全沒預料到少女會來這招，也預見了若沒成功答對似乎也不能貪得甜點。

真是場艱困的戰役，看的到卻吃不到的感覺他總算明白了。

「噢，我想想……」將書本合起放到桌上，手指輕抵著下巴，錫爾看著巧克力勾勒出像英文字母小寫「l」的餅乾，「冰塊，Isa？」

雖然是疑問句，卻對這簡單文字的回答沒有猶豫，他的視線移動到鳥爪上，依稀記得代表攻擊還是防禦——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——是防禦、守護之類的意思吧？但拼音和唸法……呃，好像有一個l？

毫無察覺自己糾結的神情已經顯露在臉上，錫爾悄悄抬眼瞅了亞歐娜幾眼，後悔自己為什麼沒有事先為這個突如其來的考題預習，他沮喪地垂下肩膀，彷彿已經把吃不到餅乾當成最終結局了。

「對不起，我忘了。」

亞歐娜愣了下，沒想到會被這麼直率的道歉。眼眸眨了眨，尷尬地側過了頭：「抱歉、修斯特沒有道歉的必要喔！」她本意沒有要欺負人，依照她自己的習慣還以為對方至少會抗議的兩句。

對、比如說公主殿下。

雙手帶著乾淨的手套，亞歐娜原先想摸鼻子的動作便頓在了半途：「這個是Isa沒錯，這個是Algiz，A、L、G、I、Z，Algiz，意思是守護和保護。」將餅乾遞給少年：「就先看著課本吧，我自己也沒完全記起來，沒資格做小考。」

小小地吐了個舌，她照著課本繼續畫著其餘課堂上所教的古代文字。

Nauthiz，像是枯樹枝一般的圖形。亞歐娜還記得教授在課堂上說是一扇門內伸出手之類的，讓她一直想到故鄉有名的一部漫畫。真理之門的觸手呀、等價交換之類的。因為有需求才會變成後面那樣嘛。一邊畫一邊想著漫畫的情節，手裡還不忘將Gebo給畫好：「……這倒有點像送禮物時用緞帶綁起來的樣子。」

雙手做出捧起空氣的動作，向上承接，好讓餅乾的重量落入掌心之中。

「不過這樣也讓人很有動力記憶呢。」像是吊著胡蘿蔔在驢子前面要牠跑一樣，有時候為了獎勵的動機比害怕受罰來得有用得多。錫爾笑著說道，把餅乾放入口中。

他在白淨的紙巾上捏了捏，抹去指尖沾上的餅乾屑，在亞歐娜看著課本之後，也攤開自己剛在圓桌上放下的翻譯，翻了前面幾頁。

「我覺得Ehwaz很像Σ！」口中發出了他們這個年紀不太可能會懂的音節，錫爾將書本側著面向少女，舉起的書頁遮住了他的臉，他在停頓幾秒後從書本後探出頭來，琥珀金閃爍著光芒，笑得孩子氣的得意，「數學中累加的符號！」

將最後的Wunjo給畫完，手邊也沒有空餅乾了。亞歐娜一邊挑餅乾用裝飾袋包起，緞帶還繫了個蝴蝶結，一袋八個，要送給公主殿下、艾菈卡教授和學妹：「呃呀、數學……」她扁扁嘴，沒有那麼喜歡那個學科。將要送出去的餅乾包裝好，桌上還是有個一小堆餅乾山，她微微偏頭，覺得自己似乎做得太多。

「不過Sigma的話，兩邊沒那麼長、中間還要寬點的感覺。」將沾著甜醬的手套脫開後，亞歐娜拿起筆在紙張上畫上Σ的符號：「但聽你這樣說、還真的挺像的。」她點點頭，將畫著Wunjo的餅乾轉了個方向：「做為交換，送你一個笑容吧。」

「啊，謝謝。」被這種說法逗樂，錫爾露出大大的笑容，假裝很慎重的接過了少女贈送的禮物，沉甸甸的，比秋天片片燃燒的紅葉還要溫煦，暖洋洋地曬入掌心。

他們又從課本中隨機抽出幾個字詞，互相發表對古代文字的感想，像是從秋天的落葉中尋找紅色楓葉一樣，特別扎眼的葉片在記憶中被錶框收藏。

文字始於圖畫，而圖畫始於人們對它的想像。

壓在書頁下的葉脈鼓動著溫熱，注入跳動的心房，文字的聲音從書中汨汨流出，在空氣中勾勒鮮明的模樣。

END.

時間：課堂後某天上午

地點：赫夫帕夫交誼廳

狀態：普通交流

Ps. 不知不覺.....2000字了呀(驚慌

>不ww別慌www<看見空白就想填滿的兇手 艸